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五回 貞觀被困木陽城 叔寶大戰祖車輪

詩曰：英主三年定太平，卻因掃北又勞兵。

木陽困住唐天子，天賜黃糧救眾軍。

叔寶實不是祖車輪對手，殺到三十回合，把槍虛晃一晃，帶上呼雷豹，望吊橋便走。車輪呵呵大笑道：「你方才許多誇口，原來本事平常。你要往那裡走，本帥來也！」把馬一拍，衝上前來。唐兵把吊橋扯起，城門緊閉。

元帥進得城來，諸將說：「元帥不能勝他，如之奈何。」尉遲寶林說：「元帥，不免待小將出去拿他。」尉遲恭說：「我兒，元帥尚不能勝，何在於你，如今他在城下耀武揚威，怎麼樣處？」元帥道：「如此把免戰牌掛出去。」

那祖車輪看見了免戰牌，叫聲沒用的。那番得勝回營，此話不表。

再講城中元帥同眾將，回到殿中，天子開言叫聲：「秦王兄，今日出兵反失勝與番狗，寡人之不幸也。」諸臣無計可施，困在木陽城中，不覺三月，糧草漸漸銷空。這一日當駕官奏說：「陛下，城中糧只有七天了。」天子叫聲：「徐先生，怎麼處？」茂功道：「叫臣也沒法處治。那番狗設此空城之計，原要絕我們糧草，我軍入其圈套，奈四門困住，音信不通，真沒奈何。」

咬金說：「若過了七天，我們大家活不成了。」天子龍心納悶，又不能殺出，又沒有救兵。不想七天能有幾時？到了七天，糧草絕了，城中人馬盡皆慌亂。

程咬金說：「徐二哥有仙丹充饑不餓的，獨一老程晦氣，要餓殺。」元帥說：「如今多是命在旦夕，還要在這說呆話。」尉遲恭意欲同寶林喘出營退敵，又怕祖車輪氣力利害，龍駕在此，終非不美。君臣正在殿上議論，無計可施，只聽半空中括喇括喇一片聲震，好似天崩地裂，嚇得君臣們膽戰心驚。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半空中有團黑氣，滴溜溜落將下來，跌在塵埃，頃刻間黑氣一散，跳出許多飛老鼠來，足有整千，望地下亂鑽下去。眾臣大家稱奇。天子叫聲：「徐先生，方才那飛鼠降在寡人面前，此兆如何？」茂功道：「陛下，好了！大唐兵將未該絕命，故此天賜黃糧到了。」諸將說：「軍師何以見得？」茂功笑曰：「前年西魏王李密，納愛蕭妃，屢行無道，後來勿有飛鼠盜糧，把李密糧米盡行搬去，卻盜在木陽城內，相救陛下，特獻黃糧。」

天子大喜說：「先生，如今糧在那裡？」茂公道：「糧在殿前階除之下，去泥三尺便見。」天子就命軍士們數十人，掘地下去，方及三尺深，果見有許多黃糧，盡有包裹，拿起一包，盡是蠶豆一般大的米粒。程咬金說：「不差，不差，果是李密之糧。」元帥點清糧草，共有數萬，運入倉廩，三軍歡悅，君臣大喜。茂功說：「陛下，臣算這數萬糧草，不過救了數月之難，也有盡日，我想城外那些番狗困住四門，糧草盡足，不肯收兵，終於莫絕。」太宗道：「先生，這便怎麼處？」茂功說：「臣陰陽上算起來，必要陛下降旨，命一個能人殺出番營，前往長安討救兵來才好。」天子呵呵大笑道：「先生又來了，就是寡人面前那些老王兄，領了城內盡數人馬，也難殺出番營，那裡有這樣能人，匹馬殺出長安討救，如若有了這個能人，不消往長安討救了。」

茂功說：「陛下東首這個人，能殺出番營。」天子一看叫聲：「先生，這個程王兄斷斷使不得，分明送了他性命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，不要看輕了程兄弟無用，他還狠哩。那些將軍雖勇，到底難及他的能幹，別人不知程兄弟利害，我算陰陽，應該是他討救。」天子聽言，叫聲：「程王兄，徐先生說你善能殺出番營，到長安討救，未知肯與寡人出力否？」程咬金聽說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說：「徐二哥借刀殺人，臣不去的，望陛下恕臣違旨之罪。」

天子說：「諒來程王兄一人，那裡殺得出番營，分明先生在此亂話。」茂功說：「非也，程兄弟三年前三路開兵，他一個走馬平復了山東，又來幫我們剿浙江，還算勝似少年，料想只數萬番兵，不在我程兄弟心上。」把眼對尉遲恭一丟，敬德說：「軍師大人，你說的是。在此長程老千歲的威光，他實沒有這個本事去衝圍番營，也在是稱贊他體面。今朝廷困在木陽城，要你往長安去討救，就是這樣怕死，況為國捐軀，世之常事。食了王家俸祿，只當捨命報國，才算為英雄。今日軍師大人不保某家出去討救，若保某家，何消多言，自當捨命願去走一遭也。」元帥說：「程兄弟，二哥陰陽有准，況又生死之交，決不害你性命，你放心前去，省得眾將在此恥笑你無能。」程咬金說：「我與徐二哥昔日無仇，往日無冤，為什麼苦苦逼我出去，送我性命？這黑炭團在此誇口，何不保他往長安取救。」茂功叫聲：「程兄弟，我豈不知。若保尉遲將軍前去，不但要他討救兵，分明斷送他殘生，那裡能夠殺得出番營。程兄弟，你是有福氣的，所以要你出去，必能殺出番營，故此我保你前去，救了陛下，加封你為一字並肩王。」咬金說：「什麼一字並肩王？」

茂功說：「並肩王上朝不跪，與朝廷同行同坐，半朝鑾駕，誅大臣，殺國戚，任憑你逍遙自在，稱為一字並肩王。」咬金說：「若死在番營，便怎麼處？」

茂功說：「只算為國捐軀。若死了，封你天下都土地。」咬金心中想道：「拜什麼弟兄，分明結義畜生，要送我性命，我程咬金省得活在世間，受他們暗算，不如陰間去做一個天下都土地，豆腐麵筋也吃不了。也罷，臣願去走一遭。」天子大喜說：「程王兄，你與寡人往長安去討救。」咬金說：「臣願去，但是軍師之言，不可失信。今日天氣尚早，結束起來，就此前去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速降旨意七道，帶去各府開讀。贈他帥印一顆，到教場考選元帥，速來救駕。」天子聽了茂功之言，速封旨意，付與咬金。咬金領了天子旨意，開言說：「徐二哥，你們上城來觀看，若然我殺進番營中，如營中大亂，踹出營去了。若營頭不亂，必死在裡頭了，就封我天下都土地。」茂公說：「我知道。」就此拜別，說：「諸位老將軍，今日一別，不能再會了。」

眾公爺說：「程千歲說那裡話來，靠陛下洪福，神明保護，程千歲此去，決無大事。」

咬金上了鐵腳裏驢駒，竟往南城而來。後面天子同了眾公爺上馬，多到城上觀看。咬金說：「二哥城門開在此，看我殺進番營，然後把城門關緊。」

茂功道：「放心前去，決不妨事。」吩咐放炮開城，放下吊橋，一馬衝出城門，有些膽怯，回頭一看，城門已閉，後路不通，心中大惱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這牛鼻子道人，我與你無仇，何苦要害我？怎麼處哩！」在吊橋邊探頭探腦，忽驚動番兵，說：「這是城內出來的蠻子，不要被他殺過來，我們放箭亂射過來。」咬金見箭來得凶勇，又沒處藏身，心中著了忙，也罷，我命休矣！如今也顧不得了。舉起大斧說道：「休得放箭，可曉得程爺爺的斧麼？今日單身要踹你們番營，前往長安討救，快些閃開，讓路者生，擋我者死。」

這番程咬金棄了命，原利害的，不管斧口斧腦，亂砍亂打。這些番兵那裡當得住，只得往西城去報元帥了。咬金不來追趕，只顧殺進番營，只見血流滿地，谷碌碌亂滾人頭，好似西瓜一般。進了第二座番營，不好了，多是番將，把咬金圍住，殺得天昏地暗，咬金那裡殺得出？況且年紀又老，氣喘噓噓，正在無門可退，後面只聽得大喊一聲，說：「不要放走蠻子，本帥來取他的命了。」咬金一看，見是祖車輪，知道他利害不過的。說道：「阿呀！不好了，嚇死人也。」只見祖車輪手執大斧，飛趕過來了。咬金嚇得面如土色，又無處逃避。祖車輪一斧砍過來，咬金那裡當得住，在馬上一個翻金鬥，跌下塵埃。眾將來捉，忽見地上起一陣大風，呼羅羅一響，這裡程咬金就不見了。元帥大驚說：「蠻子那裡去了？」眾將說：「不知道阿，好奇怪阿，連這兵器馬匹多不見了。方才明明跌下馬來，難道這樣逃得快？」諸將不必疑心，可見大唐多是能人，多有異法，想必土遁去了。此一番必往長安討救，就差鐵雷二將守住了白良關，不容他救兵到此，也無奈我乎。」眾將說：「元帥之言有理。」不表。

咬金跌倒塵埃，嚇得昏迷不省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程哥魯國公，快起來，這裡不是番營。」咬金開眼一看，只見荒山野草，樹木森森，又見那邊有座關，關前有個道人走來，手執拂塵，含著笑臉，來至面前。咬金連忙立起身來說：「仙長還是閻羅王差來拿我的麼，還是請我去做天下都土地的麼？」道人說：「非也，貧道是來救你的。」咬金說：「你這道長怎麼講起亂話來，人死了

還救得活的麼？」道人說：「你命不該死，貧道已救你，方得活命，快往長安討救。」咬金說：「鬼門關現在面前，還要到長安去什麼？」

道人說：「此處是雁門關，乃陽間的路，不是什麼鬼門關陰司之地。進了北關，就是大唐世界了。」咬金道：「如此說起來，果然我還不曾死麼？」那番把手摸摸頭頸：「噫！原來這個吃飯傢伙還在這裡。請問仙長何處洞府，叫甚法號？」道人說：「程哥，我乃謝映登，你難道不認得了麼？」咬金聽說大驚道：「阿呀！原來是謝兄弟，誰知你一去不回，弟兄們各路尋訪，絕無影蹤，眾弟兄眼淚不知哭落幾缸，誰知今日相逢，你一向在何處，為甚不來同享榮華，我看你全然不老，鬚髮不蒼，比昔日反覺齊整些。我方才明明跌下馬來，怎生相救出白良關？——說與我知道。」謝映登叫聲：「程哥，兄弟那年在江都考武時，叔父度去成仙。今有真主被番兵圍困木陽城，特奉師父度你出關，故此喚你醒來。」咬金大喜，見斧頭馬匹多在面前，便說：「謝兄弟，你果是仙家了麼？我老程同你去為了仙罷。」映登說：「程哥又來了，我兄弟命中該受清福，所以成了仙，你該輔大唐享榮華，況且天子又被困在木陽城，差你往長安討救，你若為了仙，龍駕誰人相救？」咬金說：「不妨，徐二哥對我講過的，若死在番營，封我天下都土地，如今同你做了仙，只道我死了，照舊封我。」映登說：「既要為仙，吃三年素，方度你去。」

程咬金聽說要「吃三年素方度為仙」這句話，便說：「阿呀，這個使不得，素是難吃的。」映登說：「好孽障，還虧你講，後面番兵追來了。」咬金回頭一看，映登化作清風就不見了。連忙立起身來，團團一看，前面是雁門關。

心中大喜，如今一字並肩王穩穩的了。把盔甲放下，打好盔囊，連兵器鞵在馬上，換了紗貂，穿一領蟒袍金帶，背旨意跨上馬，過了雁門關，一路竟奔長安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木陽城諸將，見程咬金殺入番營，營頭不亂，大家放心不下，說是：「軍師大人，方方程將軍委實年高，無能去踹番營，原算屈他出城求救，今番營安靜，程將軍人影全無，這怕一定多凶少吉的了。」茂功說：「不妨，程將軍此去，自有仙人助救，早已出了雁門關，往長安去了。」天子說：「有這樣快麼？」茂功說：「非是馬行的，乃仙人度去，所以有這樣速捷。」朝廷大喜說：「但願程王兄出了雁門關，救兵一定到了。」

不表君臣們回到銀鑾殿之事，再講程咬金，他背了旨意，一路下來，救兵如救火，日夜趨行，逢山不看山景，遇水不看釣魚，一路上風慘慘，雨淒淒，過了河北幽州、燕山一帶地方，又行了十餘天，這一日到了大國長安，日已正午時了。程咬金把馬蕩蕩，行下來數里之遙，只看見前面來了一個頭上翡翠紮巾，身穿大紅戰襖，腳下烏靴，面如紫色，兩眼銅鈴，濃眉大耳，海下無鬚，光牙闊齒，身長八尺，年紀只好十六七歲，好似飲酒醉的一般，打斜步蕩下來的。那人行不數步，翻身跌下塵埃，慢騰騰扒起身來說：「是什麼東西，絆你老子一交。」睜眼看時，卻見一塊大石頭，長有六尺，厚有三尺，足有千斤餘外。他笑道：「原來是你絆我一交，我如今拿你到家中去壓鹽菹菜。」程咬金聽見說：「什麼東西，這個人想必癡呆的，這一塊石板就是老程也拿不起，這人要拿回家去做塊壓菜石，不知他有多少氣力，待我瞧瞧他看。」咬金把馬攏住，只見那人站定了腳，把雙手往石底下一襯，用力一掙，拿了起來了。好英雄，面不改色，捧了石頭，走下數步。抬頭一看，喝聲：「呔！前面馬上的什麼人，擅敢如此大膽，見了公子爺，不下馬來叩個頭？」程咬金心中暗想說：「好大來頭，什麼人家兒子，擅敢在皇帝城外惡霸，連京內出入的官員多不認得的了？」說：「呔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口出大言，不思早早迴避，反在此討死招災？今旨意當面，口出不遜，罪刑不赦，立該家門抄滅。」那人大怒說：「好強盜，擅敢冒稱天子公卿，反說公子爺惡霸，我父現在天子駕前為臣，可曉得小爺的利害？也罷，我將手中這塊石頭丟過來，你接得住，就是大唐臣子，若接不住，打死你這狗強盜也沒有罪的。」說罷把石一呈，直望程咬金劈面門打下來，那曉底下這一騎馬飛身直跳，把咬金跌在那一旁，石頭墜地，連忙扒起身來說：「住了，你家既是朝廷臣子，難道我與唐魯國公豈有不認得的哩？」那少年聽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倒身跪下說：「原來就是程伯父，望乞恕罪。」咬金說：「你父是誰人，官居何爵？」少年說：「伯父，我爹爹就叫定國公段志遠，現保駕掃北去了。小姪名叫段林。」咬金說：「原來是段將軍的兒子，念你年幼無知，不來罪你，你在何處吃了些酒，弄得昏昏沉沉，全不像官家公子，成何體面？」

段林叫聲：「伯父，今日同了眾弟兄在伯父家中小結義，所以飲醉，請問伯父，我爹爹與北番開兵，勝敗如何？」咬金說：「你爹爹說也可慘，自從前日與兵前去，第一陣開兵，就殺掉了。」段林聽說，嚇得冷汗直淋，說：「我爹爹為國捐軀了？」段林聽那爹爹阿，不覺兩淚如珠。程咬金說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也還好虧得我伯父馬快，衝上前去，架開兵刃，斬了番將，救了你爹爹性命。」段林方住了哭，說：「好老呆子，原來是呆話。姪兒請問伯父，今日還是班師了麼？」咬金說：「不是班師，只為陛下被番兵圍困在木陽城，故爾命我前來討救，姪兒回去快快備馬匹、兵刃、盔甲等，明日你們小英雄就要在教場內比武了。」段林大喜道：「伯父要我們小弟兄前去掃北，這也容易。我們進城去。」咬金同了段林進城分路，一個往自己府中。魯國公當日就到午門，駕已退殿回宮了。有黃門官抬頭看見道：「阿呀！老千歲，聖上龍駕前去掃北平番，可是班師了麼？」咬金說：「非也，快些與我傳駕臨殿，今有陛下急旨到了。」正是這一番非同小可，驚動這一班：出林猛虎小英雄，個個威風要立功。